

FENGJIU
JIE

周梦·著
WORKS
下

多智而近妖，多情而长情。
千山万水，沧海桑田，我情不变！

戒风流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3333 发送至 1008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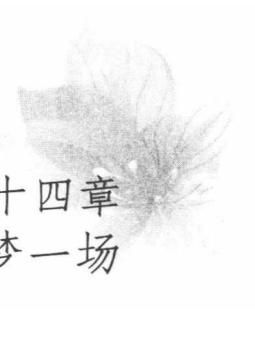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

戒風流

周梦·著
ZHOU MENG
WORKS
JIE FENGLIU

下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第二十四章 婆娑世界梦一场

桃夭以为能将她赶走，不料她却坐了下来。令狐团圆定了定神后道：“我也住过这儿，那时候和我同住的还有宋淑媛。”

桃夭生厌，赶不跑她，她还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堆唠叨话。秋选秀女、金尚仪还有宋佚，与她有什么干系？听了几句后，桃夭打断道：“你到底想与我说什么？”

令狐团圆忽地一笑，道：“其实是你想问我才对——那时候我为什么两次救你？”

桃夭一怔，转而鄙夷。

令狐团圆毫不在意地道：“我三哥曾说，敌人的敌人即朋友。”

桃夭心中更鄙夷。世人皆为利往，即便令狐团圆也不例外，她出手相援无非看重她擅长迷毒。可是，令狐团圆接着却道：“但我真的没办法把你当朋友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

桃夭心道，这才是实话。

“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，如此而已。”令狐团圆感叹了一声，她丝毫不察桃夭的情绪。在令狐团圆心里，卧病于榻是件寂寞的事儿，她以为此刻的桃夭与当日太医府的她一样，闲得发慌想找个人说话。她全然忘了，她病住太医府的时候，也曾觉得无法与府里的侍人闲聊，眼下，桃夭也是如此。

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桃夭愤愤地看了她一眼后，甩手砸杯。杯子甩出去后，桃夭心中陡然一空，她怎么会被令狐团圆说恼，一个将死之人怎么还会恼怒？

从清华汤病发至今，她已经想通了，活着对她来说是罪孽，既然雍帝不再要她，她继续活下去就失去了意义。十一月的宽慰、潘微之的温劝，她都听不进去。随着冬季的消逝，她的一颗心也跟着冬天冰封了。雍帝没有来看过她一次，雍帝已经抛弃了她。

她决心一死了之。她想过无数种死法，可到头来都被一一否决。她打算死给旁人看，她只想死在雍帝的怀里，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她什么都不想要了，不要了……

杯子被令狐团圆扬手接住，杯里的茶水点滴不漏。令狐团圆说了半日的话，觉着口干舌燥，她便一口饮尽了杯中凉茶。

桃夭悬空的心突然从九霄云外笔直地砸回地面，在茶壶里她放了整盒的幽欢。那是她给自己准备的。她不知从哪里生出了力量，猛地冲出床榻，揪住令狐团圆衣领，“快！快给我吐出来！”

令狐团圆唇齿留香，正想问她是什么茶，见她扑来，双手便扶住她的双臂。

桃夭装过疯，却头一次感到疯狂竟如此可怕，她紧紧抓住她衣领的那一刻只想撕咬她，扯开她的嘴挖出她的喉咙找回幽欢来。原来这才是疯狂，不为令人注意获取怜悯，不为一己得失歇斯底里，而是为了别人丧心病狂——她早就丧心病狂了。

令狐团圆目瞪口呆，很快反应过来，桃夭的东西能随便吃吗？

看着令狐团圆伸指入喉，干呕不已，却什么都吐不出来，桃夭大哭。她的双臂渐渐失去力量，整个身子顺着令狐团圆的腰身腿脚，瘫软在地。

她其实不想死，她其实只想活着，只有活着她才可能重新拥有他，所以她放了幽欢却没有饮。

令狐团圆停了干呕，苦笑着问：“那是什么毒？”

桃夭跪坐在她脚前，泪流满面，汗流浹背。

她曾不信她是雍帝的骨血，她也曾嫉妒她的命好，她甚至还挑唆潘亦心以幽欢害她。那时她是真的想她死，可现在她不想她死，她却吃了幽欢，还是一整盒的幽欢。

“别光哭啊，说话，那是什么毒？”令狐团圆从腰带里抽出一串香囊，“我这有微之的药。”

桃夭收了泪后道：“没用的。”

令狐团圆的心一沉。清华汤前、飘香阁上，潘微之的药粉很能派上用场，那都是桃夭对别人使的，没想到她对自己使的却是最毒的，潘微之的药粉没用了。

“此毒名为幽欢，你吃了一整盒，便无药可解。”桃夭将毒性说了。

令狐团圆紧握手中的香囊，五感尽丧后孤寂而亡？

桃夭见她面色灰暗，不禁咬着一口银牙道：“我害了你，我的命你来取便是！”



令狐团圆另一手摸向了她的头顶，桃夭闭目待死，不想那手触到她的鬓发，轻柔地抚了一把，“我若不来，这毒怕是你自己吃了，是吧？”令狐团圆深吸一口气，房间里的香味淡了，又或是她的毒已然发作。

桃夭睁眼，一把推开她的手，却惊觉两人的手都软软的。

“你先躺着，我去找太医……没准还有一线希望。”桃夭清醒过来，她配的毒她自己无法解，未必旁人解不了。

令狐团圆微皱眉头，但见桃夭拔下发簪，对着自己的神庭、眉心、紫宫、檀中、神阙和气海一路点刺，喷出一口鲜血后，桃夭面色泛红，仿似精神焕发。

“你……”

桃夭冷笑道：“你给我躺下！在我没有回来之前，哪儿都别去！”

令狐团圆知晓她必是使了密术，短时下提神，过后却后患无穷。

“你想问我，我为什么要救你？”桃夭将适才令狐团圆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她，“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，如此而已！”

桃夭转身，令狐团圆见到她的背在颤抖。

“我也是真的没办法喜欢你！”说完，桃夭夺门而出。

令狐团圆呆立，过了一会儿她的视线模糊了，便扶着案几坐到了榻上。她知道这是毒发，可很奇怪，她没有面临死亡的恐惧，至少暂时没有。她想的是世事离奇，桃夭自备的毒药，居然让她吃了。

幽欢，毒如其名，令狐团圆的五感逐渐迟钝，但头脑却变得异常活跃，仿佛脑海里住了一位仙子，仙子正在轻歌曼舞。

依桃夭个性所配制的幽欢，服食一整盒后，可令中毒者在最初毒发时感受到无与伦比的愉悦和快活。若换了旁人，美好愉快的无非是年少得志、两情相悦诸如此类的感受，但令狐团圆心底最痛快高兴的事，却与世间绝大多数人迥异。

淡蓝色衣裳的仙子拔剑而舞，层层叠叠的云袖翻开一片又一片霓裳花海，不知蓝天白云哪个是她的衣裳，哪个是她的裙摆，不知明晃晃的艳阳和轻悠悠的微风哪个是她的容光，哪个是她的颜色。

蓝色的剑光惊世骇俗，超越了剑技、剑艺、剑境，不容于世間任何剑道。光蓝蓝的，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尊贵，云海奔涌，霓裳花绽，卷起的无数片虹光下，露出半张似曾相识的脸。令狐团圆的心跳加速，这是剑心，这是她的娘亲半张没有恐惧、狰狞和血腥的面容。

无怨无悔，无情无欢，换到任何人脸上都会显得刻板木讷，但她娘亲表现出来的却是云过无痕、水去无影的通明。

剑心通明，划开苍穹，蓝白两色一线而分，又倏忽消失了界限。美不可方物的并非人，并非剑，亦非空明的蔚蓝，动人心弦的是超越空间、时间的感动。

令狐团圆于幻象中切实地看到了叶风瑶，传闻中大呆第一的琴师没有抚琴，手持的却是一把剑。她的心雀跃起来，美好无关荣耀，亦无关修为的高低，人世间最愉悦的美好，于她就是如此简单。她的娘亲握了把剑，以绝世之姿舞天人之剑。

弹指之间，叶风瑶的半张面容掩入旖旎的霓裳中，她的剑突然破出云海，闪动着冰蓝幽光的天音剑轻吟一声，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波澜汹涌，吞噬天地，碧蓝顷刻变得幽深，翻滚出浓重的玄色。

令狐团圆顿时从云霄之巅坠落深壑，她明知道那只是幽欢毒发产生的幻觉，明知道那只是假象，可她却无法接受连幻觉和假象都如此短暂。倘若是梦，为何不给她多一些时间？倘若将死，为何不让她多看一眼她的娘亲？令狐团圆跟随黑暗的浪涛，渐沉海底。

生亦何欢，死亦何忧，命运与她开着玩笑，出生于蹊跷，将死于莫名。从开始到现在，都不明不白着，纵然她有心抗争，却无法使出力气。从懂事至今，她唯一的目标只是剑道。

令狐团圆一直不喜像她的父兄那般，处世行事都要深思熟虑，时常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复杂深刻后，进一步验证、融合及完善他们的那套准则。她虽不得不被他们影响，却始终坚持着她认定的剑心。

梨迦穆言传身教了她一条极其可贵的剑道，世俗即世俗，剑即剑，两者不能相融时，问剑而不问世俗。所以西日迦穆的身份封入尘土，成就了剑师梨迦穆。

然而令狐团圆的剑道注定与其师不同，她接受他的纯粹剑道既艰难又充满了阻碍。世事太纷扰，人事更纠缠，持一颗赤子之心不易，纯真往往在精明者的眼里是懵懂，是幼稚，更是天真。带些随心所欲，带些不求甚解，一不留意就误入了浩瀚汪洋中的潜流。

令狐团圆仿佛被海底的旋涡包围，无从挣扎，无所借力，沉没，沉没，直到海底。混合坚硬岩石和柔软海底的海底震了下她的背脊，她轻轻地弹起，落下，再次感受那混合纠葛的硬与柔。

视觉完全丧失，听觉在模糊，至于嗅觉，饮下幽欢的那一刻就已然不正常。



分明是暗香和炭烟环绕的房间，却失了香味，换作淡淡的腥味。令狐团圆在思索，她目前的状况究竟是何人造成的？思来想去，得出的答案竟是她自己。

即便世道不乱，人心却自古恒乱，没有一条道可通天庭，而堕落地狱只需一步。飞鸟真能自由于天空？巨鲨真可遨游四海？或许无缺是对的，行路就在于不断的选择；或许梨迦穆是对的，路阻就一剑劈开；或许连雍帝都是对的，温情不可靠，适当的温情才能真正温暖人心、己心。

执念才是每个人心底最大的魔障，正如失品追求品行，无知向往彼岸，困惑她的难道不正是剑心吗？混沌不是境界，混沌正因为无法坚定。令狐团圆心乱如麻，诸多曾被她压制、曾以为抛弃的情愫一一涌现。当她情不自禁地呻吟出声，却发现喉间空荡荡的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听觉。

令狐团圆终于感到了死亡的逼近。强悍的刀剑不如温软的幽欢，刀剑一刀砍下去会痛，而幽欢一点儿也不痛。它带她进入最美丽的梦幻世界，然后漫天扑地地覆盖梦幻，温柔而轻巧地封锁掉所有生机。这样的死法是武者无法忍受的，这样的死亡只适合弱者，这样的死对令狐团圆来说比千刀万剐更难受，它叫一个不愿活得太明白、想得太清楚的人，产生了海啸山崩般的思绪。

桃夭跑出了九华宫，隐卫只看到一位女官匆忙离开，却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他惶惑地候在正门附近，并且不断地说服自己，九华宫没有武力强过郡主的人，九华宫怎么会有危险？

桃夭奔向太医院的时候，潘微之正与潘妃辞别。潘妃的不孕症他与潘太医研究多时，已出了药方，只是他不知晓即便医好了，潘妃有孕又会如何？雍帝若不要，她能生养下来吗？潘微之没有将话说白了，只道先养身子才是正理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论。

临走前，潘妃忽然问了句：“你别总惦着我和爷爷还有族人，你自己的事也该打算起来了！”

潘微之轻叹一声。因潘妃得宠，潘家媒人不断，潘岳已为他打发了一大批，还有一小撮却是轻易打发不走的。他虽还是那句“但凭爷爷做主”，可连潘岳都看出了他的心不在焉，他又如何能瞒过潘亦心？

潘妃没有追问下去，她深知她哥这个人，只是外表温顺恭谦，实际却是个硬骨头，他不想说的话死也不会说，不想做的事谁都逼不了。

目送白衣御医翩然而去，潘妃突然觉着自己很蠢。她往年拿任何男子与他相比，一心想的就是来日找一个比他强的夫婿，可事到如今她才明了，她的这位兄长真的强过世间无数男子。

不轻易婚娶，这才是他的本心。不知他在等谁，更不知他在想什么，但能确定的是，他一旦决意了，就永不会悔改。

潘微之步出庄妍宫的时候，西日玄浩正路经九华宫。暮色之中，西日玄浩发现了九华宫门后的隐卫，他心中疑惑，九华宫没什么重要人物，隐卫一般到这儿就绕道了，今儿是怎么回事？

西日玄浩走了几步后猛地想起，九华宫以前是没什么人，但现在住了个桃夭。可这又不对，听说妖女病了。想到桃夭，西日玄浩就觉着恶心，他还是去见母妃，管什么妖女的闲事。暮色转眼暗下，拉长了西日玄浩的影子。

无缺还未踏入闾夕宫，便看见小包子伫立殿前昂首期盼。

“郡主呢？”

小包子忧虑地答：“下午出去至今未归。”无缺蹙眉，又听他道，“隐卫回来一个，说她去逛储秀宫、九华宫了。我看这天色，也该回了。”

无缺转身往储秀宫方向走，小包子欲跟随，被他喝住，“你候着，这儿少不得人主持。”

小包子一怔，令狐卫尉当他是号人物了，可卫尉也清楚，他是万福的人。无缺的话叫他的心底浮起一丝暖意，无论真情假意，至少令狐卫尉很会说话，更会做人。

令狐团圆浑身的内力都在消失，知觉在流逝，她握紧了双拳，却没有强劲的握力，只觉双手抓了两团棉花，棉花怎么捏都捏不紧。她又左右动弹，但仍然无济于事，挣不破无尽的空幻感。在弓背弹身之后，令狐团圆忽然惊觉身子飘了出去，一股浮力托着她往上、急上、撞上，仿佛投入了某人的怀抱，而后她被紧紧搂住了。

这不是幻觉，令狐团圆残余的知觉感到了热力和压迫感，她被一人抱了起来揽入臂弯，彼此紧贴。她被呼唤却听不见他的声音，她被拥抱却看不到他的容



颜。他的拥抱如此熟悉又恍若隔世，仿佛无数次梦回才能沉淀出的温热，温暖着她的身心。他的拥抱宛如玄冥天地里孤绝暗生的相思，纵然荆棘丛生、寸步难移，纵使滋蔓难图、千难万难，也要拼尽全力一捉转瞬即逝的梦幻泡影。

光滑的皮肤在她面颊上擦过，犹如初春的细雨洒下绵长的依恋，那是泪，那是他的。她在他的怀抱中彻悟，她活着不为她的娘亲，不为任何人，难过的时候当哭则哭，她没有自己以为的坚强，正是因为不够坚强她才不流泪。

热泪一边消融着她的记忆，一边又摩拭出别样的触觉。她张大嘴，咿呀不出一个音，她瞪着眼，瞧不见初春的雨。重复张口无言和睁目无色后，她向他摸去了双手，他的轮廓在她掌心模糊。她不禁着急了起来，此际她真的畏惧了死亡，她未曾真正为自己而活，怎么可以这么憋屈地死去？

令狐团圆不知揪住了他的衣襟还是勒住了他的脖颈，使劲地摇晃着，热烈地拥抱着，犹如一个溺水之人紧紧抱着浮木，一刻一分都不肯松手。这个人不知是无缺还是微之又或是梁王，但这个人肯定曾抱过她，所以他就是她的那根木头。

这是真的，她中了剧毒面临死亡，这是真的，她想要活下去，而他也是真的，一个会为她流泪的男子，然后，他亲了她。

他的吻极其霸道，仿佛下了狠心突破了无穷的阻碍，直抵她的喉底。令狐团圆忽然觉着她完了，他也完了。这如何可以？这怎么可以？但她最后的一分内力已用在了拥抱着，她驱赶不走他的吻，她唇舌间的反抗只令她更被动。

无缺不会这样对她，微之更不会，南越的梁王会，但盛京的西日玄浩绝对不会。令狐团圆在这一吻下窒息，她残剩的知觉不翼而飞，满脑子只余无法言说的羞耻、罪孽，沉重如山倒。无缺十多年来是她的兄长，西日玄浩极可能与她同父异母，潘微之从来都是君子。他怎么能这样对她？

虽然丧失了五感，可她的第六感正在嘲笑她。幽欢，生于幽欢，死于幽欢。一场不为人知的幽欢，她的娘亲诞下了她，一幕离奇莫名的蹊跷，她饮下了毒药将死于一个男子身下。令狐团圆萌生了与纳兰颐一般的念头，举世皆污秽，人出生于污秽、死于污秽才叫死得其所。

怨与恨如火苗一经爆发，熊熊燎原。叶凤瑶的第二幅画仿佛活了，暴力、罪孽、恐怖遮天蔽日，血色的半张脸无言地述说：恨哪！恨……

火烧红了地，染红了天，烧不尽污浊。火吞噬了她的衣裳，她的身躯，融不了她的心。混沌初开，混沌的反面正是太过清楚。生死之间，幽欢之际，能把持

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，立足其上，那就是全部。

没有任何感官，令狐团圆徜徉于火海，每一星火烧着的都是她，每一点光打红的都是她。火烧到最后，血红消退竟呈白昼，白茫茫的一片，看上去很干净，很干净了就不是人世间。

天地无穷，人命有时。人命无时，天地消停。

弥留之际，她想到了《照旷》，又胡乱地改了《照旷》的第二句。

人都死绝了，世间是干净了，却又有何意味？再深她也想不出来，只觉没什么可恨。在她十七年的生命里，她被很多人疼爱，被无数人瞩目，即便到死，还有个男子不顾世俗枷锁，拥吻了她。她为什么要恨？倘若什么都要记恨，什么都要清楚明白，那就真的浑了。

令狐团圆放下了心，一道奇异的感知悄然迸发，仿佛一只无形的手轻抚了她的心弦，抚活了她即将沉寂的躯体。说不出的怪异，亲密与疏离兼具，却一弦弦地宣告她的存在。分不清的幽与欢，隐约与她体内的毒素分庭相争。

令狐团圆的头脑开始空白，白皑皑的天地里，无声的琴音低吟婉转，时断时续。

谁扣了她的十指，谁与她耳鬓厮磨？

或许浮木不是他，而是她自己。

什么都不想了，琴律抚平了她的思绪。

乌云蔽月的夜，九华宫前守候的隐卫终于等来了同伴。令狐卫尉面色阴沉地走在宫廷隐卫身前，他不发一言，径自步入了宫殿。而另一个方向，九华宫的后殿门，西日玄浩与潘微之相遇，两人对看一眼，前后迈入九华宫。

三人在令狐团圆的房门前会合。无缺最先察觉出不对，门窗里溢出的淡淡香味叫他眼眸飘红。西日玄浩冷眼扫他一下，抢先推开门走了进去，他没走几步，突然喝道：“谁都不准进来！”

无缺如何会听他号令，他跟着进去，僵立于房内。而紧随无缺步入的潘微之看清房内状况，浑身一颤，踉跄几步才站稳了身子。令狐团圆闭目躺在床被之中，几件衣裳刺目地横陈地面。

侍卫们被挡在门外，梁王的号令他们不敢违抗。

房内的三人只静默了片刻，而后便各行其是。一个往令狐团圆走去，一个踢上了房门，还有一个瘫坐于椅上。



炭火在潘微之身旁烧着，他却面色惨白地仿佛刚从冰水里走出来一样。无缺关门后，只见西日玄浩弯腰一件件拾起地上的衣裳。他的动作很慢，轻薄的亵衣在他手中仿佛重若千钧，当他捡到最后一件粉色肚兜时，无缺的劲风袭来。

西日玄浩一手抓紧衣裳，一手接挡，不想无缺的内力十分诡异，声响不大内力却深厚至极。西日玄浩一接到他的掌风顿知不妙，本来就很难看的面色此时更加阴沉。嘭的一声闷响后，他被无缺击退。无缺追上前去，手掌却生生地停在半空。

西日玄浩退走不及，撞到了床沿，他带出的劲风掀开了一角床被。令狐团圆皓白的右臂露了出来，纤细柔美的胳膊上不见那一颗鲜红朱砂，一处浅浅的凹痕无情地述说着她曾受过伤，她之前又遭遇了什么？

不知是被无缺击伤还是心口郁结，西日玄浩另一手捂住了薄如线的唇，但鲜血还是从他的指缝里流了出来。无缺攥拳，怒视西日玄浩，后者斜眼视之。无须任何言语，任何言语在此刻都不及拳头管用。

潘微之似乎回了魂，他起身闯入了两人之间，分隔了焦灼的视线。也只有潘微之被允许接近令狐团圆，他搭两指于她脉上。

“她怎么了？”无缺问。

潘微之沉默了片刻，替她拉上床被，背对两人艰涩地道：“中毒，神志不清。”

令狐团圆沉静地躺着，凌乱的头发四散枕被，略白的面容既无忧伤也无凄楚。她躺在那里，就像躺了很多年一般，仿佛世间的千般纷扰万种迷离，都与她无关了。

一缕烟隐约飘过，这时候的房间只有烟是活的。烟轻悠冉冉又扑朔无形，它缭绕至房梁，最后酥化无影。

西日玄浩垂下了手，眼皮轻颤。几次他想要伸手，几次他都没有勇气。他染血的手并不畏惧另外两人，可他生怕他的血沾染上令狐团圆，那样很不干净……浑球其实是干净的，不干净的都是旁人。

无缺急怒之后，渐渐沉静了下来。事已至此，他动手也罢，启齿也罢，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。他只哀伤地望着，他守了十多年的团圆，捧在手里怕化了，搁在别人手里怕伤了，可为什么到了今日，她竟落得如此下场？这是他的错，全是他的错。

潘微之从牙齿缝里憋出一音，“出……”他是想骂畜生，趁令狐团圆危难之际做出这样的行径，不是畜生又是什么？但一向谦雅的玉公子破口却走了音。

“请太医去！”潘微之在不知不觉中，扳着自己的指甲，“快去找潘太医！”潘微之高声呼喊，门外的侍卫急忙领命而走。

绞心般的疼痛终止了潘微之无意识的举动，他赫然发现他扳断了自己左手的食指指甲，指头已血肉模糊。

三人终究没打起来，更没争执，但无形的沟壑已裂在他们之间。宫廷里能随意出入的男子有几人？又有几人能近令狐团圆的身？这行径断不可能是侍卫所为，而雍帝的另几位成年皇子，今儿都去郑王府祝寿了。郑王生于元月新春，除了梁王只派平镇送礼不给面子，余者都亲往了，所以，不是他们干的。那个人到底是谁？

房门突然被砸开，桃夭被人丢了进来。她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后，撞到墙上昏死过去。

万福率先步入，其后紧随的正是雍帝和潘太医。原来桃夭前往太医院搬救兵，撞见了雍帝，她知瞒不过去，便交代了令狐团圆中毒之事。雍帝当即变了脸色，他命万福提着桃夭，自己则带上潘怡和直奔九华宫。

万福自然不会对桃夭手下留情，他将她当敲门砖丢出，下手极狠，暗运巧劲，使得桃夭直到撞上墙根才昏死了过去。而当万福见到令狐团圆的样子，他还觉着便宜了桃夭。雍帝早就该结果了桃夭，留下这个祸患贻害无穷。

雍帝仁立在门槛前，面色隐于背光之中，唯有龙袍两肩的玄纹淡淡反光。谁都不知帝皇想到了什么，在想什么。他没有声斥任何人，也没有丝毫举动，他看着潘怡和走近了令狐团圆，潘微之退让出位，又看着潘微之三人缓缓地跪伏于地。

潘怡和诊断，“暂无性命之忧。”

雍帝依然没有反应。

潘怡和检查了茶壶和水杯，半日不语。

万福瞥着地上的桃夭，沉声问：“这毒能解否？”

“已然毒发，无解。”

万福盯着桃夭，一时半会儿怕不能杀她。

潘怡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毒化血脉，流走周身，能侥幸不死已是大幸。只是……只怕她醒来后承受不起。”

“承受不起什么？”



潘怡和没有说下去，也不好说下去了。

雍帝缓慢步入，他的脚步很轻，却沉闷地打在每个人心头。他的面色依然叫人看不清，但众人都清楚，雍帝正处于盛怒之中。在雍帝的宫廷里，在雍帝的羽翼下，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令狐团圆没有伤于应淑妃手中，也没有伤于刀剑武力之下，却离奇地中了剧毒。

雍帝走到令狐团圆身旁，她熟睡的模样还是同秋选时候一般，看似寻常却半分都不寻常。雍帝坐到了令狐团圆床头，轻抚了一下她的脸庞，紧接着，他倒吸了一口气，床被下的令狐团圆没着衣裳。

房间内骤然压抑，空气仿佛被凝固被压缩，修为最弱的潘微之首先感到了透不过气来。

雍帝顺着令狐团圆略显单薄的光滑肩头，捉出了她的右臂。这一刻，即便潘微之也感到了他的杀气。他握着令狐圆团的臂弯，极其冷静地道：“今日值守的相关侍卫，你看着办。”

万福躬身而去。

雍帝握着令狐圆团的胳膊，屏退老太医，然后俯视跪伏的三人。他盯看了很久，才冷漠地道：“你犯下的事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不要等万福回来你才交代，等那个时候无须你说话了，死人是无须开口的。”

语出惊人，又言在情中。做下那事的只可能是三人中的一人，这是西日雍的判定。他很清楚，房中三人都见过令狐团圆臂上的那一颗朱砂，房中三人都与令狐团圆关系匪浅。可西日雍又不清楚，究竟是谁在他眼皮底下做下了那事。

雍帝的试探威逼，显然失败了，无一人吭声，他只看到玄浩抱着令狐圆团的衣裳，紧紧的。雍帝的心也随之紧抽，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容忍自己的儿子胡作非为，可眼下的事已然超出了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。

沛王胡闹、秦王阴险，他都没放在心上，但梁王不同，玄浩是他最宠爱的皇子。在玄浩身上，他寄托着希望，倘若这希望破灭，他就永远谈不上当一位中兴之帝。

西日雍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过，更没叫任何人看懂，他为什么宠爱梁王。这是有原因的，还与西日雍的父亲景帝有关。

西日景在驾崩前，让年轻的雍太子去了一趟地宫。当西日雍看清楚地宫里历代西日帝皇的肖像后，就明白了他父亲景帝的心思。在景帝的诸多皇子之中，只

有他的长相最不像景帝，他像的是西日昌——西日皇族这一脉最强横的帝皇，更是最受皇族崇拜的男子。

在往后的岁月里，西日雍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景帝之心。他看着他的四子西日玄浩一日日成长，容貌身形越来越像自己，确切地说越来越接近昌帝，西日雍的那一颗帝皇之心就无法不敬畏。这是昌帝隔世的相望，他注视着他的后代，如何发扬壮大大杲的江山，如何延续西日皇族不败的强盛。

西日玄浩比他更像昌帝，不仅眼眉酷似，而且性情也越来越像。西日雍少时不张狂也不冷酷，待几个兄弟都不错，而西日玄浩从小就与旁人格格不入。西日雍年轻时血气方刚，喜欢过无数女子，而西日玄浩从不喜欢任何女子，他的侍妾没有一个真正获宠。虽然西日玄浩还远远不如昌帝，可是单凭他继承了更多昌帝的特质，就注定了西日雍独宠他。

西日雍有着自己的私心，他既希望玄浩羽翼丰满，又不愿玄浩真的成长到昌帝那般强干。所以他宠爱他，却吝于言教并不诱掖后进。即便如此，玄浩还是一日日成长了起来，西日雍偶尔也后悔，他若从小就栽培玄浩，没准真能亲手培养出又一位昌帝，西日玄浩的素质在诸多皇子中其实是拔尖的。但西日雍后悔归后悔，他又很快释怀，世间只有一位西日昌，一如世上只有一位雍帝。

现在，他看到了玄浩的真情，这简直世俗不容，悖乱伦理！床上躺着的令狐团圆是他的亲妹子，他什么人都可以喜欢，唯独她不成！他不是什么女子都不喜欢吗？为什么会喜欢莽撞率性的小团圆？已经把小团圆的妹妹许给他了，他还想占有姐姐不成？

西日玄浩没有抬头，他的目光只在他手中的衣裳上。

雍帝握着令狐团圆的手不禁加力，而他自己却没察觉到。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太难堪了，相比令狐团圆和叶风瑶，玄浩在他心里的地位更重要。皇室之中，女儿永远比不上儿子要紧，何况这是他最重要最特殊的儿子。他不敢想下去，若是他的儿子奸污了他的女儿，他这个做父亲的颜面何在？大杲皇族的体统何存？

雍帝强迫自己转移视线。另外两个人纹丝不动，呼吸却似残喘。一个是与小团圆共同成长的兄长，一个是南越氏族之中最出名的温雅公子；一个从小呵护其妹，一个从不越礼逾规。可若是他们，又为了什么？因为此生无望与小团圆结为连理、比翼双飞？

雍帝忽然觉着心痛起来，此生无望的不是他们，而是玄浩啊。这样的事只有



玄浩做得出来，也合他的性子。

昌帝的一生只爱过一个女子，且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情感，一段绝无可能的惊世骇俗的情路。非那样的女子不爱，非那样的女子不娶。由于不可能，因为得不到，所以才不择手段，撕裂伦理的约束，挣脱世俗的枷锁，不顾一切地去获取、去占有。

咔嚓一声脆响，雍帝无意中握断了令狐团圆的手腕，因为他听到了最不愿听到的话。

“怨玄浩不孝，请父皇将她许配给我。”

无缺本双手伏撑地面，西日玄浩一句话说完后，无缺手下的地面碎裂。

潘微之猛然抬头，眼神极其复杂地望着他。

西日玄浩虽还跪着，却已直起身板，从他的脸上，雍帝首次真正看到了属于昌帝的眼神，深邃莫测，阴狠并痴情。既为吾求，绝不放手，不死不休。

雍帝轻轻松开令狐团圆，玄光一晃，他的衣袖荡起，玄光一暗，他的手已覆在膝上。一起一落之间，房内气场突现，啪的一声响，西日玄浩被他一袖掴飞。

纵然是像极了昌帝，即便是西日昌再生，此事也绝无迂回之地。雍帝生平第一次打了自己的爱子。

“孽障！”

西日玄浩仍然抓紧了令狐团圆的衣裳，撞到桌脚、撞翻了桌子后，他面色苍白地支撑起身。

“她是你的亲妹妹！”

西日玄浩这次没有掩盖唇角流出的鲜血，吐字不清地道：“父皇，还是那句，我绝不承认！她是也好不是也罢，现在都已是的人了。”

雍帝的狭长凤眼闪烁不定，玄浩内伤不轻，脑子也不清了。

一旁的无缺竭力压制情绪，但怎么都克制不了，雍帝的目光转到他的手上，十根指头已深陷地面。再看他身边的潘微之，年轻的御医正在轻颤，他左手的一指血秃秃的。

潘微之忽然深吸一口气，埋首于双掌间，沉声道：“陛下明鉴，此事岂是梁王殿下所为？犯下此等恶行的并非旁人，正是罪臣。罪臣仰慕郡主日久，一时意乱情迷……还请陛下赐臣死罪。”

西日玄浩冷哼一声，无缺震惊至极地望着他的好友。

雍帝抬手制止了玄浩开口，他森然地凝视无缺，一字字地道：“你想要别人替你顶到何时？”

潘微之还想开口，却被雍帝的内力压迫，吐不出一个字来。

无缺敛了惊色，与雍帝对望，少年清俊的面庞透露出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沉着。雍帝突然感觉到，令狐兄妹本质上是一样的人，分明清晰俊秀的容貌，却叫他越看越模糊。宁静的眸光暗藏着惊涛骇浪，比之隔世而望的风眼更令雍帝动容。

万福从来不是个轻易动怒的人，也一向将宦官特有的阴沉气质伪饰于或平静或调侃的面容下，但今晚的万福却叫所有宫人恐惧。

随侍万福的小包子陪了一炷香，就被万福打发出了阉夕宫。小包子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殿堂，他一出门槛，就弯腰扶着宫墙呕吐起来。他见过杀人，没见过万福那样的杀人。

万福集合了所有阉夕宫侍卫和负责护卫令狐团圆的隐卫，命他们分为两队，与今晚郡主出行有关的站在左边，无关的站到右边。右边的人正暗自侥幸逃过一劫，不想万福首先开刀的却是他们。

没有任何征兆，更没有只字片语，大内第一高手甚至是杲中第一武者的万福在弹指之间，轰杀了三十余名侍卫。他强大的气场一出，阉夕殿便人肉横飞，血雨四溅。殿堂幻变为一个无形的巨大绞肉机，将右边所有侍卫包括三名武圣，顷刻间绞毁。

小包子当时就想吐了，可他不敢，正如左边所有面色惨白的侍卫，即便明知道他们的下场亦是如此，却也不敢动弹分毫。他们既入宫廷，就卖命于皇家，君要他们死，他们唯有以死效忠。

“我喜欢废话，但我讨厌别人与我废话。”万福阴冷地道，在他眼里，这些侍卫全都该死，“你们将今儿下午的出行、所见所闻，逐一报上。没我的吩咐，少干畏罪自尽的事。没交代清楚就想死，按谋逆罪诛全族。”

众人岂敢不从？一命事小，牵累家人，更加不幸，当下依次说了。万福听到半途，遣小包子去找十一月，可怜的小宦官这才逃出了血殿。

十一月闻讯而来，他的行动比小包子迅速，等小包子赶回阉夕宫复命，整座宫殿只剩下了一名侍卫，正是从始至终尾随令狐团圆的隐卫。



隐卫的不详预兆应验，他的同伴、同僚尽数支离破碎于阊夕宫，玉阶的殿面仿佛血肉铺就。他勉强答完了万福的话，就跟傻了似的，像一条泥泞中求生的蝌蚪匍匐于血殿。

十一月脚步沉重地步入，倒在血泊中的一多半是他的属下。万福一言不发，紧紧盯着他，这是万福最严厉的谴责。

“公公，我到了。”他说了一句废话。

“相关诸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！”万福阴阴地道。

十一月心中苦不堪言，万福终究不肯放过桃夭。到底桃夭是令狐团圆的劫数，还是令狐团圆是桃夭的噩梦？他不清楚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断然不会是好事。

万福询问了十一月关于潘妃、德妃宫殿下午的情况，十一月答着答着，更觉事态严重，九华宫定然出了大事。

“我再去确定下。”万福起身冷酷地道，“你留下，收拾。”

十一月眉头紧锁，他再去确定的言下之意就是还要杀人。但凡宫廷出了了不得的大事，杀人灭口乃惯常的处置手段。

万福丢下他走了，十一月束手无策于一地的残尸。他暂时叫不着人，只剩下宫女的阊夕宫，进来一个昏倒一个。小包子赶回后，又是一阵翻江倒海的呕吐，按下不提。

万福得了确切消息速返九华宫。离令狐团圆的房门还很远，他就感到了雍帝的内力。万福心中大骇，平日雍帝偶尔也会显露武功，但从未像今晚这样爆发过。

万福破门而入，眼见的一幕更叫他惊骇。

潘微之晕厥，西日玄浩委靡地倚在桌下，最惨的莫过于令狐无缺，他的双腕折断，无力地垂在身侧，雍帝一手提着他的下巴，居高临下地盯着他的双眸，另一手的动作似要挖出他的眼珠子。

西日雍龙颜大怒，只因无缺一句话——他轻飘飘地道：“我也是第一次。”

最叫雍帝愤怒的是，他说话的时候凝眸的光充满了嘲讽，充满了嘲讽还不够，还不是对着人的。无缺望着他，看的却不是他，无缺的眸光雾蒙蒙一片，这样的小把戏蒙骗得了旁人却骗不了雍帝。罗玄门各项密术中，有一项是控制眼眸，不叫对手看透眸光。